

名家随笔

枣树，挺立在晋陕大峡谷

高定存

黄河突入晋陕大峡谷，奔腾咆哮之余，在一些回水湾处，沉积出了一片片的滩地。这些滩地上曾经生长过无数种植物，而今枣树占据着主导地位。一片滩地就是一片枣林，枣林后面掩映着一个村庄。这些村庄和枣林成了蜿蜒曲折的晋陕大峡谷的一种点缀，使峡谷更透出一种生命的张力。

晋陕大峡谷的枣树，从保德县天桥峡以下才开始形成气候。天桥峡以上鲜有枣树，气候不适应的缘故吧。保德县有枣树十几万亩，名气最大是冯家川村的枣树，全县几乎无人不晓。传说康熙皇帝曾路经此地，吃过树上的红枣，感觉不错，亲口封这红枣为“油枣”。又说因为树上的圪针挂了皇帝的袍袖，皇帝说：“要此为何？”于是第二年开春后，这几株枣树上的针刺就全部脱落了。从此，保德红枣就叫作“油枣”，是山西七大名枣之一。

我曾好多次站在那几棵见过康熙皇帝的枣树下面，认真端详它们。也曾在秋天枣儿大红时候，吃过树上的枣子。枣子吃着确实不错，甘甜酥脆，却也与黄河滩上别的红枣差不多，没吃出多少特别味道，但那些枣树，却委实不敢让人轻视。

树是很老矣，没有上百年的工

夫，很难将那逼人的沧桑集于一身。树上没有针刺，但这好像与康熙皇帝并无多少关系。我认真观察过黄河边上的许多枣树，结果发现，枣树越嫩，枝条就越繁盛，直直地向四处伸展开去，一副领导标新的气势。嫩枝条上的针刺又多又尖利，人一不小心，手上就会被刺出血来。待枣树长到一定年限之后，那枝条和针刺就会收敛许多。大约百年之后，枣树就全然没有了针刺。如同人老没了脾气，摈弃了浮躁一样，枣树老了，也知道删繁就简，丢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，甚至觉得针刺也是一种多余。见过康熙皇帝的这几株枣树，树皮层层叠叠开裂着，枝条疏疏朗朗、铁干一般很随意地支叉着，如同大师笔下的水墨画。随意地结着几个枣，不多，但都一颗是一颗，仿佛结了这枣并不是要让人们来品尝，而只是生命的一种证明和点缀。

沿黄河还有许多这样的枣树，它们几百年间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，看河水浩荡，听涛声澎湃。江山代谢，人事更迭，上百年过去，村上一茬又一茬的人老了，死了，而枣树只是脱几层老皮，掉几根枯枝，依旧安然地守着黄河。

无论是什么东西，只要存活的

年代久远了，就会让人感到敬畏，简单到一棵树也是如此。其实这也是有道理的，在大地上生存那么多年，沐浴了多少风雨雷电，汲取了多少日月精华，天地之气凝于一身，它不能不成精？

枣树生长在黄河峡谷以及偏僻的沟岔梁峁之上，既不伟岸挺拔，又缺少妩媚娇艳，所以古代颂扬枣树的诗文不多。而在当代读书人心中，几乎都挺立着两株不平凡的枣树：“他简直落尽叶子，单剩干子，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，欠伸得很舒服。但是，有几枝还低压着，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，而最直最长的几枝，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闪闪地鬼睽眼；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发白。”这就是鲁迅后园墙外的那两株枣树。那是两株孤独寂寞的枣树，是两株可以刺破青天的枣树。枣树我见过很多，但印象最深的却还是这两株未曾谋面的枣树，而且在感觉中，我对这两株枣树十分的熟悉和亲切，仿佛它们就是从晋陕大峡谷移植到先生后园墙外似的。

行走晋陕大峡谷，滚滚黄河水让人想到历史，铁杆横枝的枣树，则让人想到一种精神。



读书旅行

互为滋养

谢小白

杨绛曾说：“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，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，是读不懂书的。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，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。”而我想，读书与旅行，大抵亦是如此。旅行所感与读书所得互为佐证，互为补充。

我习惯去某地旅行前，先读一点介绍当地风物的书籍，为的是提前精神“食”补，让旅行看到更多的“门道”，而非门外汉似的热闹。今夏启程太原前，我重读梁衡先生的《晋祠》，一边读一边在脑海里勾勒晋祠的山、水、古树、古建。我想，到时我一定好好端详那棵穿越三千年风雨的周柏，细看圣母殿前柱上的木雕盘龙，以及圣母殿里让梅兰芳痴迷的侍女像……阅读，让我对远方有了憧憬，也让旅行有了焦点。那日，我徜徉于千年古柏下；我穿越汹涌的人潮，在侍女像面前一一探寻；我摩挲着鱼沼飞梁上的石柱，感受着当代立交桥的雏形……书籍的滋养下，我的旅行不再是蜻蜓点水式的打卡游，反而多出了几分深度。

脚步抵达前，我透过一本人书籍打量一座城，脚步抵达后，我便专心翻阅眼前书。眼前书总能补充一些“意料之外”，拓展我先前的阅读。之于太原，便是信步漫游间邂逅了傅山先生——明清时期，书画俱佳又通医学的大家。回程后，我意犹未尽，找来傅山的书画，继续闲赏。如此这般，出发前读书，返程后再读，自创“三明治阅读法”。读书所得助力于旅行，旅行所获反哺于阅读，相宜相长。

读书与旅行，彼此不可替代。钱锺书先生说过：“如果不读书，行万里路，也只是个邮差。”反之，如果只读书，不远行，便无法感受“在现场”的魅力。毕竟，在书房里摇头晃脑吟诵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”跟置身沙滩，看海水“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是不一样的冲击力。

上个月，在鲁迅故居的百草园，我看着那碧绿的菜畦、长歪了的桑葚、修葺了的墙根及灌木丛……想象当年七八岁模样的鲁迅在这里听蟋蟀弹琴、捉弄斑蝥、拔何首乌、摘覆盆子、雪天捕鸟、在井栏上跳上跳下……我感慨万千，心绪澎湃，徜徉在园子里，久久不愿离去，因为这和在书本上阅读“百草园”是不同的感受。我感觉我的毛孔在极力地伸张，在拼命地吸收。或许，这就是旅行之于阅读的意义，读到也要看到，身临其境才会触发更多的心灵机关，让体悟走向深处。朱熹说，读书有“三到”，谓“心到、眼到、口到”。私以为，倘若条件允许，有些书可以“四到”：心到、眼到、口到、足到。脚步的参与，拓宽的不只是视野，还有心绪的深耕。

古人说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书里的世界要好好品，书外的路亦要跋涉不止。读书和旅行，是我们伸向这世界的触角，我们借由阅读和行走看世界，见众生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芦花白 芦花美

董全云

“芦花白，芦花美，花絮满天飞，千丝万缕意绵绵，路上彩云追，追过山，追过水，花飞为了谁……”每次听到这首名为《芦花》的歌曲，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家乡那片一望无垠的芦苇荡。

《诗经》中著名的《蒹葭》云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青青芦苇、苍苍芦花、茫茫霜露，渲染出心中美丽的“伊人”那特立独行、高标俊逸的风姿。

芦花之美，美在它的清静清逸与清寒。中唐诗人雍裕之说：“夹岸复连沙，枝枝摇浪花。月明浑似雪，无处认渔家。”夹岸连片的芦花随风飘摇，摇成了朵朵洁白的浪花，皎皎明月下，如银似雪，浑然一体，茫茫苍苍，分辨不出哪儿是渔家了。南宋的戴复古在落日的余晖里临水远眺，不由感慨道：“江头

落日照平沙，潮退渔船阁岸斜。白鸟一双临水立，见人惊起入芦花。”

远处的山，近处的树，寂静的旷野，全都如这纷飞的花絮，没有禁锢，全都释怀。此时，如果有人高声放歌，一定会带起漫天芦花白色的絮语。

偶尔几只小鸟飞过，清脆的鸟鸣回响在蓝色碧空和丛丛流苏般的芦苇间。芦苇随意散布在湖畔沟沿，不用沃土肥田，一份肆意流淌蔓延的绿色，抓住了人们的视线。深秋寒意渐浓，芦苇变白，大片大片白色的芦苇花成为最美的油画。

它们默默散落栖息在这深山，无怨无悔，傲然挺立。看上去纤细柔弱单薄，天生质朴，不择环境而生，不惧风雨而立，不逐名利而淡，不妖蔓而柔，脆弱里孕育刚毅，瘦瘦的筋骨把诗意的生命支撑。密密匝匝的芦苇将遍野的旷凉和宁静凝成沉默和坚强，从而使萧瑟的秋意更显得苍凉永恒和悲壮。

芦苇沐浴在阳光里，望去

是一片耀眼的银白，只是多了几分豪迈和萧瑟。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一排排，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厚实或单薄的白色芦花披上一层层的绒绒毛，随风尽情摇曳起舞，一阵风抚过，星星点点，从容淡泊。

这片芦苇，一年又一年地蔓延，生长，春发秋枯。年复一年，它们以瘦弱的身躯迎风接雨，以随和的个性任凭南北东西，坚守自己的一片净土。

芦苇深处，一只灰色的鸟雀，正带着羽翼初丰的幼鸟彷徨在芦苇荡的边缘。幼鸟抓在倾斜的芦苇上，风中的芦苇不停地摇荡，小鸟惊慌失措地拍打着翅膀，叽叽喳喳地叫着。老鸟在旁边跳来跳去，振翅飞起，再次回来，不停地鼓励引导着它，必须在冬天到来之前，勇敢地迈出生命中最关键的一步：学会飞翔，飞向高空。

我忽然想起我小时父亲带我学骑自行车的模样，那时的父亲教我勇敢前行，排除恐惧，一次次地摔倒，他一次次扶我爬起……

正沉浸在往事，抬头再看这对鸟雀父子，一眨眼已相携飞过河岸，我知道它们的翅膀下，藏着同我一样的远方。白色的芦苇花在风中飒飒摇曳，尽情起舞。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